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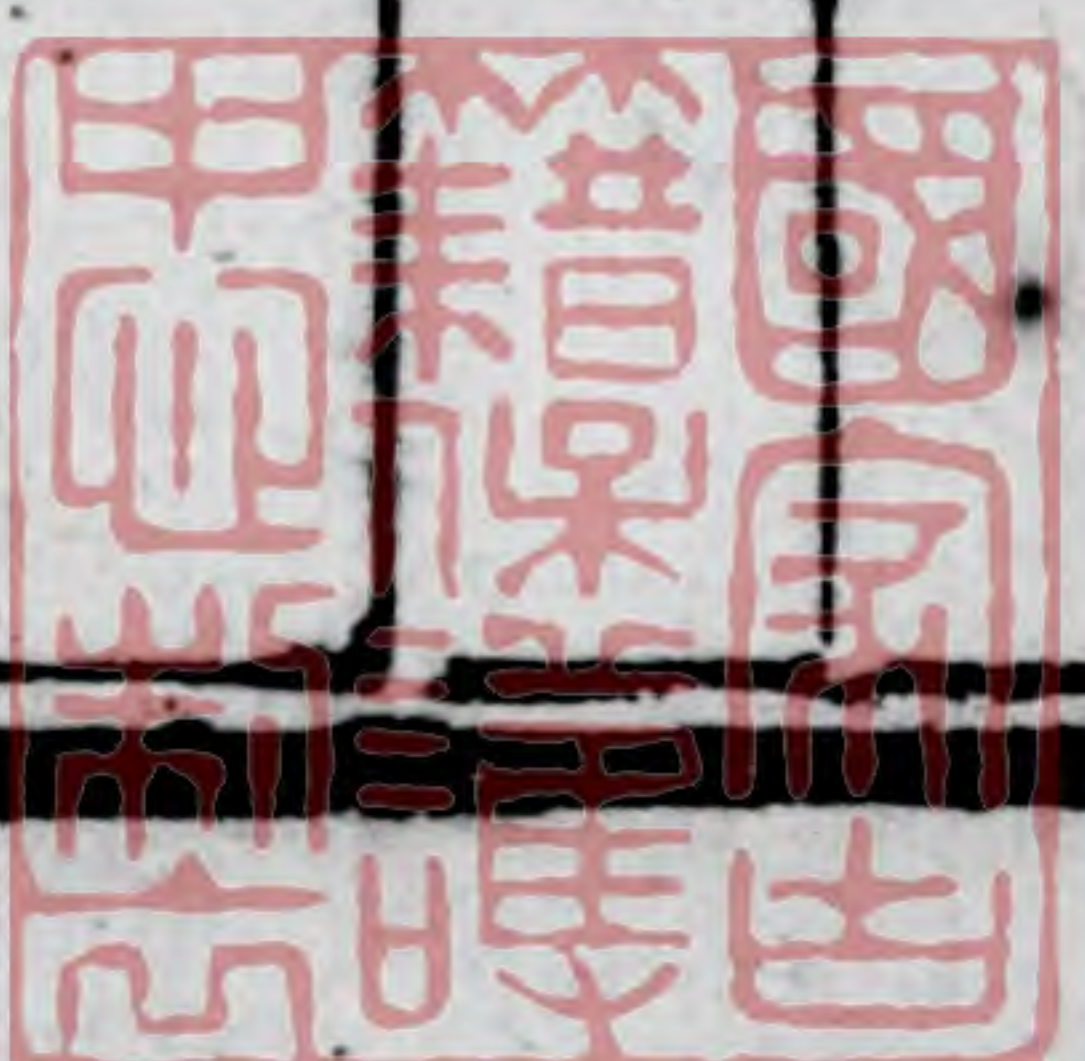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窀穸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
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畧申慰誠計必徹聽
某前此欲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
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
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爲最深尚有所懷義不
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
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



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
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履亦滿伯
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
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
標的者豈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
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
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
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
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
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冬能自知
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設行不作民生
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
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
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
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
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
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

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樂善之志踰爲
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
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邪臨深履冰此古
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
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右所可同日道
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者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
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且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
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

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
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孿女宿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
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
未象有以見教者何邪起居食息醇酢接對辭氣容貌顏
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
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戕賊陷
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
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
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
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邪任重道遠繫兄是望
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某侍不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
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
學者悠悠不進號為知學而實未必知學號為有志而實
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
然古先聖賢未嘗難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

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
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
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
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
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
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
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
兩言而盡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
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

而感發端的臨別時畧畧歲其自喜過當既過
所以箴之者渠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
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
成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學
為無志而已矣

與向應朝

比得書知為學進進甚喜為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
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道
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分
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礱亦復何憂
亦復甚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為無傷也未及
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
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
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
應之書中未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
為成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四能詳要之詳亦未必
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解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慮不進
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成賊至於熟爛視聖賢與我異類端的自省

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已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解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之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諭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廢之久爲舊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頓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平平甫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
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爲心之
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
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
毅木納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
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祛除真知之却
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它求此心之良本非
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飛
容咏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
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曲之處此
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
鞭策耳

與徐子宜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
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此來所得
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爲學必日新恨
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請

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爲邪說其行均爲諛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翻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爲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乃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襍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願欵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待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君皆安在爲况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三

嫠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臨川大不相

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奸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遠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奸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籍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祛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

卷之五
九

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其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說說可破至理明說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爲者君心國論亦有可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丘八爲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守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輩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執以通問巷田畝之情若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許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歛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歛戢鄉來懷

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攻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攻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墻百堵調撫之秋輸御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昂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冊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

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大重徐提舉方罵受領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爲斛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史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獲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獲者尚多已獲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者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糶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

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
墻百堵調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
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
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
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
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歷邦本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之
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
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
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
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

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
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奸度慝之地而飾
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
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
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
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聖賢
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
仁乃人心之用也過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

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爲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故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两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度隱之地殆所謂以不禁

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奸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囹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宣布于下而無所壅底今

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
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承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
貪饕養矯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
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椎
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飲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
以欺上府操其竒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
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
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
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
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

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
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
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墮
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
蝮蟲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
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
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
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
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
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之費浮行之由察收斂修漏之處

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承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養矯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捶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飲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竒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踴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

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墮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蝮蟲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之費浮行之由察收斂修漏之處

深求節約檢制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為例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

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身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挫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深求節約檢制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為例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

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身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挫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尚正賴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冲就實無徒長虛誕使它日反指向學者以爲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

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已
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
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
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為人哉一聞為
仁田已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
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
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人所責於
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
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言
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

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教
不能其為自棄也果矣常人是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
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追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
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
瞻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遊推服聞者莫不
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
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為之古人之學非全美
之望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
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
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

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爲已罪則亦惑矣夫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奸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爲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爲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爲邪崇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爲細人之姑息以惠奸獎逆爲悔以死有餘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鑿者爲崇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旣明願速更之母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旣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已爲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畧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厲學不爲人之志勉致爲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

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斗牛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三復來書義利之辨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義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旣明趨向旣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求之

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如何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遲而剖

三

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叙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恠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鐫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為師者亦誠寃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傅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者為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

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
學如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
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
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
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
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簣乃在垂死而從容
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
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恩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
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
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
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
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
邦孔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
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
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

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
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揚一人聞南海
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
他日之問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
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
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
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
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祇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
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
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繫自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
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
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
畧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
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
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
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
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
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

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為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為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為芻狗耳發諸畫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為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

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肯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惑感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

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辨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斂歛於其間

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况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誅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沱爲滄海謂丘垤爲蒿華况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謬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

竊所憂者蓋以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畢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爲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

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
詳遺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
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邪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
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
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
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
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
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况昏鈍者豈可緊用心邪昆仲向
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
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曾襟曉了儘
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
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為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
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
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
反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
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為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

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奸或訛侮以逞其意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于思覬覦於非所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遺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致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

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某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四

爲學日進尤以爲喜詳遺天質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備心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

所懷要之紙筆豈如面承也

五

垂喻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
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
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
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
見如此不識以爲如何

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
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
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
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
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
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
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
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
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
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
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

道書前一截叙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畧
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
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閒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着實做工
夫所以一向好閒議論閒議論實無益於已亦豈解有明
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閒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
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
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
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及
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爲幸某未得差勅未及入
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爲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
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蘭在弊居之南
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况明甫必能言之寫至此方記
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時未有滋蘭之名耳

二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
允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

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竒怪矣

與包敏道

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

折傷困吝而已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爲况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疊疊不厭就中春第伎倆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第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第之下近旬日甚甚進春第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

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辭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禮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境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有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惑深而爲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與包顯道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携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密適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

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第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爲向來澆薄乖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敦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顥

此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間話以爲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耳俟其更健乃堪以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

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
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知其實然其說大綱
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他蹈襲分明處亦可
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
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
失底人方說得來有勛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
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
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
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
幹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曾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
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他人之文自有所發
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為可
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
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
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考

與吳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
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自然
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
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

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
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耶今奮拔
乃是耶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
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爲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爲驗爾
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欵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
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
無主人何以爲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采却須且放下此
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
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精思熟考寫來
辨之乃善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